

编者按

高考，是无数人青春里难忘的一段旅程，顶尖科学家也不例外。今天，我们走近6位院士，聆听他们当年的高考故事：有临场慌乱的小插曲，有发挥失常的小遗憾，也有意外逆袭的小惊喜……

院士的高考答卷

那些遗憾、惊喜与成长



宋宝安 是行稳致远的底气 热爱与坚守

又逢高考季，看着奔赴考场的学子，40多年前的往事涌上心头。走过半生科研路，回望那段经历，我愈发笃定：高考只是人生的阶段性考验。高考很重要，但定不了终身成败。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长久的热爱与坚守，才是行稳致远的底气。

1963年，我生于广东深圳的边防军营，后随父母转业到贵州石阡，在这座黔东小城长大。年少之时，我常目睹家乡良田作物饱受病虫害肆虐。农人春耕夏耘、辛劳整年，却往往抵不过一场虫害侵袭，落得颗粒归仓、劳作白费的结局。“一年辛苦半年粮，一场虫害全泡汤”是当时乡村最真实的写照，也在我心底悄悄种下了一颗种子：他日学有所成，必当爱农护农、造福乡梓。

彼时的石阡交通闭塞，县城距省会贵阳310公里，山路崎岖、路途艰险，赶路要足足两天才能抵达。和所有大山里的学子一样，我年少时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考出大山、走进省城或走到省外读大学，靠知识改变命运。

高中阶段我勤学不辍，成绩稳定在石阡一中年级前三名。凭着日常扎实的功底，我早早定下目标，立志报考全国重点大学。

1979年高考前一晚，我心念紧绷，彻夜未眠。第二天，过分紧张的心态打乱了我的考试节奏，最终分数并不理想，没能达到重点院校的录取线。未能圆梦的遗憾，伴随了我很长一段时间。

机缘巧合之下，我被贵州大学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录取。如今回望，这场遗憾的高考，恰恰是我走上绿色农药科研之路的转折点。

踏入贵州大学后，系统的分析化学专业学习，让我逐步夯实化学学科知识体系。这份日积月累的专业积淀，悄然与我年少时扎根心底的护农理想契合衔接。从阴差阳错的化学专业起步，到深耕绿色农药领域，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当年高考的失意反倒印证着成就了我一辈子的科研事业。

从教多年，常有学生向我请教成长的秘诀。我觉得首先就是要精气神。我经常说“用心学习，要有精气神；干事创业，要有精气神；学习知识，要有精气神；生活营造，要有精气神”。为了保持良好的精力，我每天早晨都会五点半开始跑步，无论出差与否，风雨无阻。

我常叮嘱学子：大学求学之路，认准目标便要“坚持、坚守、坚信”，治学求知做到“上心、用心、尽心”，学习处事力求“细致、精致、极致”。以笃行深耕前路，以匠心成就自我。

值此高考之际，我想对所有考生说，高考是人生的崭新篇章，愿你们坚守热爱、笃定初心，在自己选择的领域深耕不辍、逐光出彩，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华章。也祝愿大家金榜题名、不负韶华，前程似锦、未来可期！

（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、贵州大学校长，本报记者李晨整理）



霍婉明

两次高考失利后，我最终走进了大学校园

在那之前，由于家境贫困，我在小学和中学阶段，每天放学后都要帮家里干农活：插秧、拾麦穗、摘棉花，挣工分。即使这样，我的成绩依然在班里名列前茅。

1977年，家乡的一个小学校长看我成绩好，便找上门来，向我发出邀请——做小学代课老师。在当时的乡村，能当教师几乎是我最好的出路，这令我怦然心动。但就在随后不久，恢复高考的消息如同一阵春风吹到我的身边，我感到

可以写得深刻一些，比如人生之路。那年我正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，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便报了名。那时我对高考几乎没有概念，准备的时间也很短，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。之后我便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初中民办教师，教授英语。

实际上，我的英语基础非常薄弱，授课资料也很有限，只能带学生一起照着课本读。但也正是这

种最基础的诵读，帮助我提高了英语水平。经过第一次高考，我明白了考试的规律，便开始下功夫，为第二年高考做准备。当年考卷上的题目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，我便主动向数学老师、语文老师等几位同事讨教。

第二年考完后，我并不知道考得怎样，直到收到了浙江煤炭工业学校（浙江工商大学前身之一）地质专业的录取通知书。

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浙江省长兴煤矿公司下属的安徽广德查矿，从事矿山地质技术工作，每天与煤矿工人一起下井。在煤矿上，业余时间相对充裕，我便重新拾起书本，继续学习。

因缘际会，我得到两本教材《古生物学》和《地史学》。我花了一年多时间，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。这两本书迄今仍珍藏在我办公室的书柜里。

学习英语时，我用一个短波收音机来收听。那时，收音机大多是中波的。为了能接收到英文频道，我花了近20元买了个短波收音机，又将很长的电线接在窗户的铁栅栏上，以增强信号。英语内容多为普通的科普知识，语速较慢、发音清晰。我每天听，每天背一点。后来考上研究生，在录取的六七十人中，我的英语成绩算是很好的。

1983年，我报考硕士研究生，选择了地层古生物学专业。因为我当时工作的煤矿旁边有一个采石场，那里的煤山剖面很有名。采石工人发现了很多化石，现在都已被保护起来。记得1982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我和我女朋友（现在的爱人）去看了煤山D剖面。如今这一剖面已成为世界闻名的“金钉子”剖面。不过，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，日后会与生物大灭绝研究结下不解之缘。

后来，我从中国矿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、留校任教……“天道酬勤”是伴随我一路走来的座右铭。

我们学地质时，很多人都觉得辛苦。但现在，地质已成为非常受人追捧的专业，因为经常在野外采样，可以少坐一些车；经常身处大山大河之中，心胸也更为开阔。

我为很多研究受到不少束缚，比如曾经想用数学方法研究某个课题，却感到力不从心。因此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我建议孩子们能够更早接纳、更新新时代的技能力点，比如增强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；也希望考生们不仅能从容应对当下的考试，更能平心静气，夯实基础知识与底层逻辑，为未来在时代浪潮中探索创新储备充足的底气。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京大学教授，本报记者张楠整理）

沈树忠

背“烂”教材、拉电线听短波学英语……“天道酬勤”是座右铭

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，浙江省高考的的作文题目是《路》。当年，考场上的我相当懵懂，许久不知如何下笔。如今想来，当然可以

写得深刻一些，比如人生之路。那年我正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，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便报了名。那时我对高考几乎没有概念，准备的时间也很短，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。之后我便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初中民办教师，教授英语。

实际上，我的英语基础非常薄弱，授课资料也很有限，只能带学生一起照着课本读。但也正是这

种最基础的诵读，帮助我提高了英语水平。经过第一次高考，我明白了考试的规律，便开始下功夫，为第二年高考做准备。当年考卷上的题目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，我便主动向数学老师、语文老师等几位同事讨教。

第二年考完后，我并不知道考得怎样，直到收到了浙江煤炭工业学校（浙江工商大学前身之一）地质专业的录取通知书。

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浙江省长兴煤矿公司下属的安徽广德查矿，从事矿山地质技术工作，每天与煤矿工人一起下井。在煤矿上，业余时间相对充裕，我便重新拾起书本，继续学习。

因缘际会，我得到两本教材《古生物学》和《地史学》。我花了一年多时间，把它们背得滚瓜烂熟。这两本书迄今仍珍藏在我办公室的书柜里。

学习英语时，我用一个短波收音机来收听。那时，收音机大多是中波的。为了能接收到英文频道，我花了近20元买了个短波收音机，又将很长的电线接在窗户的铁栅栏上，以增强信号。英语内容多为普通的科普知识，语速较慢、发音清晰。我每天听，每天背一点。后来考上研究生，在录取的六七十人中，我的英语成绩算是很好的。

1983年，我报考硕士研究生，选择了地层古生物学专业。因为我当时工作的煤矿旁边有一个采石场，那里的煤山剖面很有名。采石工人发现了很多化石，现在都已被保护起来。记得1982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我和我女朋友（现在的爱人）去看了煤山D剖面。如今这一剖面已成为世界闻名的“金钉子”剖面。不过，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，日后会与生物大灭绝研究结下不解之缘。

后来，我从中国矿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、留校任教……“天道酬勤”是伴随我一路走来的座右铭。

我们学地质时，很多人都觉得辛苦。但现在，地质已成为非常受人追捧的专业，因为经常在野外采样，可以少坐一些车；经常身处大山大河之中，心胸也更为开阔。

我为很多研究受到不少束缚，比如曾经想用数学方法研究某个课题，却感到力不从心。因此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我建议孩子们能够更早接纳、更新新时代的技能力点，比如增强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；也希望考生们不仅能从容应对当下的考试，更能平心静气，夯实基础知识与底层逻辑，为未来在时代浪潮中探索创新储备充足的底气。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京大学教授，本报记者张楠整理）

前面的路豁然开朗了。我当即决定放弃代课教师岗位，备战高考，靠读书走出农村。

1979年，我第一次参加高考，但由于太过紧张和亢奋，考前那一夜我彻夜未眠。这导致坐在考场上的我头昏脑涨，最终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。

不甘心的我在获得父母同意后，决定复读。经过一年准备，我再次踏上高考的考场，但不巧的是，身体再次出现问题，又一次严重影响了考试发挥。

两次高考失利让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要知道，当时的同龄人早已开始学手艺挣钱，这在农村对于家庭的支撑是很重要的。然而，我父母对此的态度却很明确，没有上过学的他们深知读书的重要性。他们告诉我，只要我仍然有学习的意愿，就一定会继续支持我。

就这样，我再次复读一年，并第三次面对高考。好在这次我发挥正常，成功考取西南交通大学机械系机车柴油机专业。

那一年，我正好18岁。接到录取通知书时，我正在农田里劳动。当村头传来“婉明，有你的信”的高声呼喊时，我先是一愣，心想开什么玩笑，怎么可能会有我的信呢？随后我便意识到，一定是谁给我寄信了！我飞快跑回家，果真看到一个牛皮纸信封，赫然印着“铁道部西南交通大学”的红色落款字样。那一刻的激动与喜悦，我至今难忘。

彼时，我们都是在高考分数公布前填报志愿，高考录取率不到5%。填报志愿绝不能好高骛远。我从中学的宣传橱窗里，逐一查看大学招生海报，最终选定了距家千里之外的西南交通大学。

那时我对录取的专业并不了解，但就在我手拿录取通知书，平生第一次坐上火车，从江苏靖江去往四川峨眉报到时，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却给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“专业认知课”。

1983年，我报考硕士研究生，选择了地层古生物学专业。因为我当时工作的煤矿旁边有一个采石场，那里的煤山剖面很有名。采石工人发现了很多化石，现在都已被保护起来。记得1982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我和我女朋友（现在的爱人）去看了煤山D剖面。如今这一剖面已成为世界闻名的“金钉子”剖面。不过，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，日后会与生物大灭绝研究结下不解之缘。

后来，我从中国矿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、留校任教……“天道酬勤”是伴随我一路走来的座右铭。

我们学地质时，很多人都觉得辛苦。但现在，地质已成为非常受人追捧的专业，因为经常在野外采样，可以少坐一些车；经常身处大山大河之中，心胸也更为开阔。

我为很多研究受到不少束缚，比如曾经想用数学方法研究某个课题，却感到力不从心。因此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我建议孩子们能够更早接纳、更新新时代的技能力点，比如增强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；也希望考生们不仅能从容应对当下的考试，更能平心静气，夯实基础知识与底层逻辑，为未来在时代浪潮中探索创新储备充足的底气。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，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）

郭光灿 1960年，我参加高考。那时的高考时间和现在不一样，当年是7月20日至22日，共3天。福建的7月，天气非常炎热，但我当时心

静如水。试卷发下来，我扫了几眼后就觉得，没有能难倒我的题目。考的知识点都来自课本，我答得很顺利。唯一没把握的就是语文作文。事实证明，我所有的科目中，语文确实是得分最少的。

对我来说，高考不是沉重的负担，整个考试过程都十分轻松。一直到考试结束，我都没太当回事，更没有和其他同学“对题”。偶尔听到别人

在那里对答案，也只发表一下“这个是对的、那个是错的”之类的意见。

我后来从事的是量子光学相关研究。不知道是机缘巧合，还是冥冥中的某种暗示，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年高考物理试卷中，光学题格外多。10道大题中的第三、第四题都涉及光学知识，两道大题占了19分。我的物理考了99分，只丢了1分。

我之所以考试时一身轻松，除了平时学得比较扎实外，也与高考前发生的一件事有很大关系。高考前有一天，校长通知我和几个同学去医院体检，但当时并未告知原因。体检时，医生随口感说：“你们这几个人怎么这么聪明，有机会去苏联留学！”我们这才知道，自己被选为“留苏预备生”。

1960年那会儿，能去苏联见面，是非常令人自豪的。本来能从渔村考到泉州五中读书，已经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了，现在居然要被送到苏联。我当时一激动，血压噌噌地往上蹿，医生给我

反反复复了好几次，血压就是下不来。医生知道我们太激动了，就在血压那一栏随手填了个“高血压150”。

现在想想，那个血压大概是混合了巨大的激动、惶恐，还有对未来的憧憬吧。

我们当年是考前报志愿。我的第一志愿当然就是“留苏预备班”了，但我没能如愿。一开始我以为是没考好所以没能去成，但后来才知道，那时候中苏关系紧张，国家政策突然变了，我最终没能走上赴苏联留学的路。

第二志愿保住了我——我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（以下简称中国科大）无线电电子学系录取了。

填报志愿也有一件有趣的事。记得填报志愿时，我唯一的志愿是“学半导体”。那时候根本不懂大学专业是怎么分的，只知道北京大学的半导体专业设在无线电系，就理所当然地以为中国科大也是这样。结果进了校门我才发现闹了笑话：中

国科大的半导体专业是在物理系。当时，我心里还嘀咕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就想通了。我琢磨着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把眼下的专业学好才是最要紧的。

现在回头看，这是我人生中一个方向性的转折点。就在我入学后的1960年，世界上第一台激光器诞生了。很快，我们无线电系顺势新开了一个专业——气体电子学专业，其中涉及“气体激光”。新专业报名那天，我二话不说就报了名，从此跟光打上了交道。这就是我最初的科学选择，带着阴差阳错的缘分，一点点走到了自己最热爱的道路上。

多年以后，我常跟年轻人说起这段经历。人生经常是无心插柳成荫，出路的走向可能出乎意料。高考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它把我从一个渔村少年推向了科学的殿堂，让我有机会聆听严济慈、钱临照等大师的课，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。

但高考从来不是终点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得找到真正热爱的东西，并且肯为之付出。不管时代把你推到哪个方向，那份热爱会带着你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，本报记者赵广立采访整理）

用十多年时间发现了能从雨滴、波浪、水蒸发中捕获电能的“水伏效应”，开辟了被国际学术界称为“水伏学”的全新材料方向。

从秦岭脚下的劳动少年，到建立“郭理论”的学者，再到开创“水伏学”的国际前沿科学家，我人生跨越的起点正是40多年前的那场高考。

在我眼中，高考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，它给了我像这样的农村孩子一个立于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机会——沿着知识阶梯攀登越高，所看到的风景就越美。走进大学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挑战在于此后的每一天——你是否足够自律，是否有开阔的眼界，是否能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求紧紧绑在一起。只有做到这些，人生的画卷才会徐徐展开，呈现出最壮美的风景。

此刻正坐在高考考场上的学子们，愿你们平心静气，从容作答。愿你们的每份努力都能被看见，也愿你们在追逐梦想的旅途中，看到属于自己的最美风景。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，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）

人生的转折往往就在那一口“气”中

我清楚地记得，1977年腊月的一个下午，斜阳夕照。我在村口路边碰到一位刚下班回家的村医。村医知道我爱好，便把手里一份《人民日报》递给我。报纸上刊登着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报道了数学家陈景润摘取“皇冠上的明珠”的事迹。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，并在我心里种下科学报国的火种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改革春风吹到关中平原。在兄长的鼓励和教导主任的关心下，我得以进入高中插班学习，准备应考。

那时，我连26个英语字母都不认全，但我特别珍惜学习时光，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。人生的转折往往就在那一口“气”中——我边学边补，把别人休息、玩耍的时间悉数投给了学习。仅仅几个月后，我便在全县高中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一名。

至今我还记得当年颁发的奖品：一支钢笔、一把计算尺和一套大的有机玻璃三角尺。它们一直陪我度过了以后的大学时光。

1981年，我以全县第三的高考成绩，被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飞机结构与强度专业录取。一个质朴的心愿从此生根——“借张桌子，借张椅子，好好学习，毕业后成为一名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的工程师”。

由于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，我在大学里成绩优异，还获得第一届免试研究生资格。研究阶段，我更是一头扎进当时国内刚起步的飞机损伤容限设计领域，并在博士期间提出三维约束参数和三维弹性断裂的理论解。这一成果后来被国际学术界冠以“郭因子”“郭解”。

工作后，我又从一个偶然的实验现象入手，

能在省城工作当然很不错了。但我也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水平，因此不知道自己顶格可以报考什么样的学校。

报考专业也是老师帮我想出的主意。他们建议我填报湘潭大学数理系计算数学专业。当时计算机刚刚兴起，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听都没听过。因为我喜欢数学，老师认为数学跟计算机挂钩，可能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。后来，县里点了录取榜，是我父亲看到了我被湘潭大学录取的消息。

从我的经历来看，高考成绩在人生中很重要，又没那么重要。现在中国人平均寿命近80岁，而高考一般是18岁。从数学角度，人生的“黄金分割点”还没到呢！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高考只是开始阶段，人生更需要后劲。

我喜欢长跑。在湘潭大学的4年里，我每天早上跑5000米，风雨无阻，这使我原本并不健

壮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。我不仅在学校运动会的长跑比赛中拿到名次，身高也从1.69米长到1.77米。

从上学到工作，顺其自然的我都没有预先设立宏大的志向。我一直觉得，人生真正的竞争在后面，而现在有些家长太看重前面了。孩子天性是爱玩的，从小就逼着他们学太多知识，可能会适得其反。其实孩子只要懂得不断努力就行了，早期用力过猛往往是不好的。

我的人生就像跳远，不设定目标，而是尽量往远处跳；如果像跳高那样预设一个高度，跳不过可能就会郁闷。我唯一要做的是不断努力，并不强求最终能取得什么成绩。

现在的年轻学子生活在在一个很好的时代，有互联网、有各种书报，能够从各方面获取知识。我希望年轻学子们一定要珍惜所处的美好时代，不要荒废，不断进步。输赢不在起跑线上，更不在比赛中程，只要保持速度、不断进步，任何人都会有所成就。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，本报记者赵广立整理）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，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）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京大学教授，本报记者张楠整理）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，本报记者赵广立采访整理）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，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）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，本报记者赵广立采访整理）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，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）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，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）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京大学教授，本报记者张楠整理）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，本报记者赵广立采访整理）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，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）